

哲學叢書

將來哲學底根本命題

辛墾書店版

THE PHILOSOPHY SERIES
A
EDITED BY
THE TWENTIETH CENTURY
LUDWIG FEUERBACH
GRUNDSAETZE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
TRANSLATED BY
JO-SHUI LIU

哲 學 叢 書

甲 種

將來哲學底根本命題

費爾巴哈著
柳若水譯

上 海

辛 墾 書 店 出 版

THE THINKING BOOKSHOP
SHANGHAI CHINA

1 9 3 4

將來哲學底根本命題

1934 9 25 初版

0001——1500冊

原著者	費爾巴哈
翻譯者	柳若水
編輯者	二十世紀社
發行人	張明德
發行所	辛墾書店
印刷所	中和印刷公司
經售處	辛墾書店及各埠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實價大洋一元

哲學叢書甲種弁言

我們要出這部哲學叢書的意思，一般地說，在開化時代過人，不能不意識地生活。這就是說，人必須要有一個世界觀，以嚮導其思維和行動。而在科學昌明過今天，尤不能不有正確的世界觀。所以哲學、科學的哲學、實有宣揚底必要。

中國今天，無論就那方面說，都是如此，尤當如此。在提倡科學中，不應該忽視有奠定科學基礎之作用過哲學；在改造社會聲中，同樣不應該忽視有嚮導社會行為之作用過哲

學。

可是能夠供這些用的，只有正確的哲學、合乎科學的哲學，而不是把神學、玄學夾雜在內的一般哲學。同時，研究哲學就是研究哲學史，讀自來一切哲學家底著作。因此，哲學叢書底內容的歷史上一切正確的哲學大家之著作底編輯。

但哲學是有時代性的，而過去哲學在今天又確實錯誤，那怎麼樣呢？這裏，我們覺得我們所說的哲學、合乎科學的哲學、是人類在歷史上各時代底認識之總的收穫。所以它有時代性，亦有永久性。我們後頭的人，應該繼承它。它是有理論貢獻的，構成了認識進化這條綫上各點。

試以十八世紀底法蘭西哲學來說，人是機器這個命題，就在現今也還有正確性。因為人是機器這意思，就是說人不是物類以外特創品，依然受因果法則底支配。必要這個命題成立，而後人及其行為才可研究，社會科學方得開步走。我們之反對它，乃是它底局限性和機械性。這就是說，我們不應該滿足於此，還當進一步問：人是甚麼機器，定要說明人是機器中的某種機器，才算把人認識清楚了。這樣看來，人是機器一個命題底錯誤，乃只是不足，而反之倒是後來的社會科學底基礎，現今進步的物質哲學底根柢。

所以我們之出版哲學叢書，是有充分理由的。

它底內容分兩種，甲種完全是古典的，乙種則全屬現代。在古典的部份，從希臘時代泰利士起，到十九世紀前半德意志哲學止，包括有二千多年中數十大家底名著。合乙種而計，則是一部原文的哲學史，真正的哲學史。至於這二千多年中過神學的和玄學的哲學家，因為不合我們底旨趣，完全除外。其中有理論貢獻過著作，我們在將來出成附編，列在哲學叢書甲種和乙種之末。

經過了「戊戌」、五四、又經過了「五卅」和「一九二七」以後過中國，不應該這樣地來開始其文化工作麼？偉大的時代是需要偉大的哲學運動的。我們希望在時代前過人，接受我們這個貢獻——第一種叢書，哲學叢書。

葉青 一九三三，一，二四。

譯者序言

費爾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 1804-1872)這一個名字，已是我國人士認識得很熟的了，特別是胡納德里希·恩格斯那本『費爾巴哈論』(Friedrich Engels, Ludwig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1888. 全名應譯爲『費爾巴哈與德意志古典哲學之終結』)之無數人底翻譯(據我所知，有南強版彭嘉生譯、江南版向省吾譯、滬濱版、現亞東版林超真譯、崑崙版楊東蓀譯。前兩者用的是董克耳一九二七年本；後者則是以董氏本再加普列哈羅夫評註本而成；林氏所據的是拉發格底法譯本)，以及無數人譯編過無數新的哲學概論底書籍所

介紹，真的，我們不能說他對我們還是陌生。可是過細一想，我們究竟還是認的不熟，試問除了一些極少數能讀外國文——其實費爾巴哈底著作，除了俄文有全集譯刊、日文有著作集（才出五六冊）譯刊之外，英文只有在一八五七年譯了本『基督教底本質』，法文似乎還沒有：所以所謂讀外國文的，實際只能限於讀德、俄、日過極少數人——過人而外，誰讀過費爾巴哈多少著作？我國歷年雖有不下十萬的留學生，雖有無數專門研究哲學過人士，特別是有許多人在埋頭鑽研德國哲學，但有誰肯一照顧這個隱匿在鄉村間過哲學家？而就是上面那末間接介紹到我國哲學界來的，據我所知，差不多都不是德國留學生，特別更不是專門研究哲學、而名為哲學家的。這難道不是哲學家們底恥辱麼？

自己並不是研究哲學的，而外國文所知又極有限，所以這種介紹工作，自然是一種僭妄，可是人家爲了尊嚴不願做不屑做過事，對於我們說來，是沒有那末可供意志自由選擇過餘地，因而只要是人家未做或不做、反之在我們看來却多少有些益處（雖或有時大損於己）過事，我們都樂得試一試，費爾巴哈底著作之翻譯——以及我們這部『哲學叢書甲種』整個的翻譯，便是由此而來，亦將由此而成。這兒譯出的，是題名為『將來哲學底根本命題』——本圍繞着哲學基礎問題之

費爾巴哈底論綱 (Thesis) 式的論文集，一般地說來，這是一個新哲學建設底雛形與胚胎，而費爾巴哈自己尚未真正完成的。我們打算翻譯費爾巴哈著作，還有『基督教底本質』(1841)、『宗教底本質』(1848-49年講演、1851年初版)『觀念論與物質論』(1866)及『觀念論批判』(輯『黑格爾哲學批判』等)數種。這幾種底翻譯完成時，我們可以說是相當地將費爾巴哈介紹到中國來了，就這幾種來看，而能代表費氏整個思想傾向和哲學觀點、並表現得最具體最明白的，當然要推『將來哲學底根本命題』，所以我們先出它（純粹就年代來看，它還在『基督教底本質』之後，而『觀念論批判』應居第一）。

『將來哲學根本命題』，是由下列六篇構成的：

- 一 哲學改造之必要(1842)
- 二 哲學改造暫定論綱(1842)(六九則)
- 三 將來哲學底根本命題(1843)(六五則)
- 四 駁身體與靈魂、肉體與精神之二元論(1847)
(二五則)
- 五 對哲學根本命題之批判的注釋(1848-49)
- 六 遺稿箴言(一四八則，未記年。由費氏自己在文中提說看來，是1857年之後，大約是晚年著

作；從該文底組織與形式來看，許是一種片斷的筆記，而欲整個地處理他所認識和欲建設過哲學的，雖是片斷，但於了解費氏及研究費氏，這却是極好的資料。）

不消說，第一篇恰像一篇宣言，第二篇是一個雛稿，第三篇是繼之而起過正式論究，第四篇著者聲明是第三底注釋，第五篇底篇名已經明白告訴我們了，不多說。只有第六篇，還須得說幾句話。這一篇底本身，又是由：一認識問題（四三則）、二法與國家（二一則）、三哲學之歷史（一九則）、四宗教哲學（四三則）、五行動（二二則）等五部分——四八則構成的，這雖是些斷片（Aphorismus），然而無疑地，這是費爾巴哈哲學最完整的體系了，這不僅對於我所選過這一本論文說，可以當作總結，就是對於費爾巴哈底全哲學著作說，這也可以當作一個總結看。

×

×

×

費爾巴哈底哲學思想，不消說是物質論的。可是說起他底思想發展來，却是非常有趣，他自己曾說過：“神是我第一的思想，理性是我第二的思想，人是我第三而且最後的思想”，這是真的：他幼年曾努力鑽研神學，想作牧師；其後到柏林，又為黑格爾底誠信弟子，依他自己底告白（本書P.39

1.一三〇節)看來,許久都擺脫不了。然而因了他自己這種思想路線底發展,因了這種每一發展、每一進步、每一自覺,於是他對於過去的思想——也即是籠罩着當時歐羅巴一切人士過思想,直言之,便是神祕的宗教-神學思想及玄妙的形而上學-抽象的絕對理念,特別是基督教和黑格爾觀念論——,就大大地加以掙擊。所謂宗教及基督教上過神,在他看來,其本質是人;因此自來所謂“上帝造人”過話,而今應改為“人造上帝”,宗教底祕密完全揭露出來了,并無可神聖之處!思維底祕密也是人,黑格爾哲學是巧妙化過神學,本質上是顛倒了過人學。所以要理解它們,我們應該是從人出發、從人之感性出發,黑格爾以為感性是思維之所產,神學以為人底感性是神所賦與,都是錯誤的。費爾巴哈不僅是個最徹底的物質論者,還是個最偉大的無神論者。

這兒我不想敘述費爾巴哈底整個思想,因了篇幅底過分簡短也使我不能,好在費爾巴哈這本『將來哲學底根本命題』,自身便最精練最簡明地告訴了我們。它方面,費爾巴哈思想底局限性,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恩格斯前揭書、特別是亞爾底『費爾巴哈論綱』十一則,是最良好的導線,其次普列哈羅夫(G. Plekhanoff)底『哲學(或根本)問題』和『從觀念論到物質論』(都有多種中文譯本,特別是前者),也是很簡

切地提示費氏思想底綱領的。不過在這兒，我得稍爲指出一點向爲大家理解上所忽視了的，即費爾巴哈并不是完全不懂得辯證法和實踐(或現實生活底意義)，比如『暫定論綱』二八節說有限與無限、三三節說抽象到具體之移行、特別是對於過程與契機之理解、五三節批評黑格爾等；『根本命題』二一節對黑格爾哲學之理解、二二節說康德哲學之矛盾、敘述黑格爾批評菲希特(P. 111)和康德(P. 114)、二八節談存在與實踐、三二節論我等，『遺稿箴言』三〇節論生命之發生——對立、五一節論歷史、五九節論法則性、九九節論多一及舊新之轉變、一一一節論差別與同一等，以及許多處所之高揚規定性，我們都不能不認爲費氏還是充分受過辯證法底洗禮及理解實踐的。至於『遺稿箴言』二六節所言“起源上實踐先行於理論。但一旦人將自己升高到理論底立場時，理論就能先行於實踐。”(點是我加的——弱水)我們能說這一命題是不懂得辯證法和實踐過人說的嗎？不懂得過人能說得出嗎？一四二節論現實和生活比紙上之充實，而謂紙上所表現的只是一面化及自己固定，更使我們想起了烏拉第米爾關於認識問題所指示過話：“現實是無限豐富的，認識只能片面的、片斷的、近似的地反映它。”(大意如此)來了。在『根本命題』五九、六〇節及其它，特別是『暫定論綱』

六八節和『遺稿箴言』六二節，我們還看出費氏思想之向物質史觀接近呢！烏拉第米爾在『哲學筆記』『費氏關於宗教本質的講演』中，亦指示了費氏有接近物質史觀思想，那在將來那本書中再行引述吧。又烏氏在『物質論與經驗批判論』中，亦指說了費氏之重實踐，可參看。——弱水）雖然他整個思想，却是局限在市民社會以及當時自然科學（本書中有若干處高揚自然科學、并在『暫定論綱』三七節熱情地主張哲學必得與自然科學結合，以為這是“神聖的”婚約）之領域內的。他以為“真的辯證法，決不是孤獨的思想家之對自身過獨白，而是我與你之間過對話”（『根本命題』六二），這就不免表示了他底理解之不深刻、同時玩弄語源（另一有名的例，便是他之定義 *Religare*（宗教）為同情，以愛為真的宗教、未來的人類宗教）過愚行了。他底最後思想（見上引述他自己說思想發展外）和哲學出發點過人及人類，固然是有自然基礎而且不同於動物的，然而却是一個抽象的人，並沒有社會底基礎，從而不是現實的、實際活動的人，嘉爾他們（見論綱）就在這一點超越費爾巴哈前進了！在方法論上，費爾巴哈自己很排斥康德及黑格爾底研究法，單只採取及信賴自然科學底經驗方法，這是他底最大的錯誤，嘉爾他們之超越費爾巴哈，這，我想是極重要的一個關鍵：因此也就構

成哲學歷史這一最光輝的一環：黑格爾、辯證法的觀念論——費爾巴哈、直觀的物質論——嘉爾、辯證法物質論。

×

×

×

費爾巴哈是以一八〇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生於 Bayarn 底 Landshut, 他底父親 Paul Johana Anselm Feuerbach (1775-1833), 是有名的刑法學家, 在 Bayarn 任重要的官職; 他有三個哥: 長兄 Anselm Feuerbach (卒於1851), 是考古學家, 佛萊堡大學言語學教授; 次兄 Edward Feuerbach (卒於1842) 是法學家; 三兄 Karl Feuerbach (卒於1834) 是數學家, 以 Feuerbach 定理而有名。他最初在 Ansbach 修的是神學, 信心很深, 因此一八二二年修業終了之後, 一八二三年, 就以欲成牧師過決心入學海德堡 (Heidelberg) 大學 Protestant (新教) 神學科。但一八二四年復活節 (在海德堡僅三學期), 他又為另一憧憬跑到柏林。黑格爾底哲學, 使他受了很深的印象, 對於他一生說來, 這就造成了他由神學轉到哲學過決心。在這時 (1825年) 他曾在寫給他底兄長 (Edward?) 過信中說: “我已拋棄神學而努力於哲學, 除了哲學, 彷彿就沒有快樂。…我在柏林, 於思維之上有了一個長足的進步。…思想, 一旦脫了自己底束縛, 就如水之洪流一樣, 以着強力牽引我們去了。”而同時給他父親過信中也說道: “親

愛的父親喇！我拋棄了神學了。然而這決不是出於之輕卒。我之所以拋棄它的，不是由於它缺乏興味，寧是由於它不能滿足我，不能給我我所要求迥東西。……你定會欣喜的，我開始了新的生活新的時期。你定會欣喜的，我離去了神學底社會，而和像亞里士多德、斯賓諾莎、康德、黑格爾這等人爲友。——要使我復歸神學，那就無異於使不死的精神回復到腐朽的外殼，使蝴蝶兒再轉到蛹子狀態喇。”你看他自己對於這種轉變多末堅決！

一八二八年，在 Erlangen 大學獲得學位（拉丁文作：De ratione una, universali, infinita ——『論理性之統一性、普通性、無限性』，一篇道地黑格爾學徒底作品），隨之便在那兒當私講師，担任邏輯學及形而上學底講義。一八三〇年以匿名出版『死滅及不滅性之攷察，附錄、神學的諷刺的短詩』，雖則表出了他底天才及對一切關於死滅思想之神祕的陰謀加了極辛辣的諷刺，可是這書立即被沒收，并影響到到他底大學講師地位。由於對教授等之絕望，才促成他從事於哲學之著述，1833年發表『近世哲學史』第一卷『由培根到斯賓諾莎』，1836年公布續稿『萊普尼茲哲學之發展及敘述』，1838年出版『柏伊爾（Pierre Bayle）哲學及人類史論』。

1833年春，他在Bruckberg（距Ansbach不遠）與陶器製

造工場主底女兒白爾泰·羅敷(Berta Löw)相識，1835年訂婚，1837年十一月十二日與之結婚。原來在婚前(1837年夏)，他擬再作大學教授，但被Bayerl當局拒絕了，於是婚後，便以Bruckberg爲永住之所，而與德意志大學甚至於社會隔離起來，惟靠自己底文筆、有時又得白爾泰·羅敷底一點補助、過着恬靜的田舍生活。因了脫出學界底拘囚，又無外務營心，於是在這種幸福生活之中，面對着偉大純樸的自然，便醞釀出思想之又一變新來。

1837年和魯格(Ruge)出『哈勒年報』已經發露出他對黑格爾哲學之遊離，到1839年『黑格爾哲學批判』出，他就完全與黑格爾分離了，此後，他便以新得觀點、專一地從事於觀念論哲學及爲其根源過神學之批判。1841年『基督教底本質』之出版，使他底聲名和思想超出德意志及歐羅巴，同時也如恩格斯所說過一樣，物質論又再登上哲學王國底寶座；特別是他底『哲學改造暫定論綱』(1842)和『將來哲學底根本命題』(1843)，展開了新哲學之建立過雛形，(我們若果一對照嘉爾底『論綱』十一則，就可看出這種新哲學之以胚胎與萌芽、和變轉之痕跡的。)而予觀念論最後最偉大的體系——黑格爾絕對哲學以一致命的打擊。

1848年革命，這是費爾巴哈生命上一個傷痕，他不懂得

她，而且因此，他也被人們、被社會暫時忘記了，雖然1848年12月1日至1849年3月2日在 Heidelberg 市廳關於宗教底本質過講演，(1851年出版，一本思想很深刻的著作)就在當時也獲得了很多大學生底傾聽、以及勞働者底贊美，却并未足以挽回他底這種命運。

晚年，他加入了社會民主黨。生活逐漸艱困，文筆依然活動，不過并不多產，1857年出版『神譜學』，這是他很自負過一本古典著作。此書出後，沉默了十年，又才有『觀念論與物質論』(1866年)出版，於是他所編過全集十卷於以完成。

1872年9月13日以肺管炎卒。15日靜眠於 Nürnberg 之 Johannis 墓地，參加送葬者有二萬餘人。

(這個略傳，主要是參照 Jodl 底 Ludwig Feuerbach 一書，及『宗教底本質講演』佛洛格序 Ludwig Feuerbach 一文而成)。

× × ×

最後，關於我底翻譯，還有一些閒話。

最初的譯文，是『哲學改造暫定論綱』，那是去年(1933)12月就參照兩種日文譯好的，抄了一份掛號并附足郵票(怕是一角五分吧)寄給新中華雜誌(那時還未遷入中華書局總編輯所)，殊不知一擱半年，既不見刊，亦未見退。後來辛